

在中国近代史中，是夜第一次擂响了抗击外国列强入侵的战鼓？是谁第一个签署了将香港岛拱手割让英国的丧权辱国的条约？是谁自嘲是中国最“谦政”的皇帝？

道光皇帝

下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道光皇帝

高 阳 著

(下)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道光皇帝/高阳著. - 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
2003, 7

ISBN 7-5008-2889-6

I. 道… II. 高… III. 传记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1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3) 第 076235 号

出发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

邮 编: 100011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中国纺织出版社印刷厂

版 次: 2003 年 7 月第 1 版
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50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750 (千字)

印 张: 30

印 数: 1-3000

定 价: 60.00 元 (全二册)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八、拾不起的烂摊子

道光有心效仿当年三下江南的乾隆，微服察访以飭吏治。只可惜，他面对的却是一副拾不起的烂摊子……外朝既已不堪入耳，内廷更是令人糟心。娘娘们醋海兴波，皇太后觅死寻活，老丈人涉嫌重案，心上人冷颜相向，弄得雄心万丈的道光，只好向福寿膏求助，成了大清国地位最高的“瘾君子”……

五月的华北平原笼罩着淡淡的云霄，远远看去，眼前仍是一片衰草的枯黄色，从脚下一直延伸到茫茫的天际。周围没有一丝响动，没有一丝变化。仿佛其它色彩和声音，都被这沉寂的大地，单调的枯黄、死气沉沉的枯黄吞噬了。

突然，一阵得得的马蹄声和咕碌碌的车轮滚动声，打破这片寂静的天地。只见远处的官道上驶来三辆马车。走得近了，看得清楚是三辆半旧不新的马拉轿车，轿车的帘子都拉得严严的。坐在轿车里的人，不知是睡着了，还是懒得动弹，听不见一点儿响动。

八个长随打扮的粗壮汉子骑马在轿车的周围护卫着。一个家奴打扮的白净男子紧紧地挨着第一辆车的轿帘行李，仿佛准备随时听候主人的吩咐。另一名使女则紧紧地挨着第二辆车轿。

“妈的，”一个瘦长脸的壮汉嘟哝着骂道，“这鬼天气，自打出了京城就没开晴过。”

“这时正是雨水多的季节！”另一个壮汉应声道。

再没有人说话，一行人无精打采地往前赶路。

突然，一阵夹着雨腥味的东南风呼呼吹来把地上整片衰草刮得一边倒，空中拉起了满天阴霾，天色一下子黑了下来。

“启禀皇……啊，主子，要下雨了。”家奴打扮的白净男子尖着公鸭嗓子向轿里的主子道。

“叫张乘风先找个地方躲一躲。”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道。

一行人马，加快速度，向前驰去。

那坐在最前面轿子里的中年男子，正是道光皇帝，白净男子是御前太监常永贵。中间轿里坐的是新被道光册封为妃的绮儿。那跟随的使女则是素娟。最后一辆车里的军机大臣王鼎则是一身账房先生打扮。

道光皇帝被腐败的吏治扰得头痛。但他不甘心看着大清祖业江山被毁掉。他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挽救它。既然京师的吏治问题一时无法解决，那就从地方上入手吧。

道光想到皇祖乾隆皇帝三次东巡、三下江南，微服出访，查处了大批的贪官恶吏，便有意效仿先祖，微服出京，到全国各省查看一番。

当晚坤宁宫中，道光帝将有意出京的打算对绮儿说起。

“皇上出京，绮儿哪里放得下心，就让绮儿也一起去吧。”绮儿道。

“也好，”道光帝略一沉思道，“你就扮作朕的家眷，也好掩人耳目。”

“绮儿喜欢素娟丫头，想跟太后讨来，皇上看，行吗？”绮儿央求道。

“只要太后舍得，朕才不管呢！”道光笑道。

绮儿得意了，道：“这可是皇上亲口说的。”

第二天，绮儿叫人去请了九岁红送到太后跟前，果然把素娟讨了来。

道光帝只带军机大臣王鼎。容安一案使得他对其他大臣失去了信心。

道光皇帝有心效仿皇祖乾隆，却没有了乾隆皇帝三下江南的气势和风采。只带了张乘风等八名大内侍卫和常永贵、素娟等，轻车简从，离了京师。

窗外冷雨凄凄，屋里温暖如春。道光和王鼎君臣一边饮酒，一边谈论着在保定府考查官吏的情况。道光帝不时地摇头叹息，王鼎一边劝慰，一边为主子出谋划策。

不知不觉，君臣二人谈到深夜。突然道光帝涕泪交流，手足乱舞。

“主子，怎么啦？”王鼎以为皇上忧虑成疾，吓得大叫起来。

只听道光大声叫道：“常永贵，快拿烟枪来。”守候在门外的常

永贵手脚利索地拿过烟枪、烟灯，装上福寿膏，捧到道光帝面前。道光帝贪婪地吸着，渐渐恢复了平静。

王鼎看得清清楚楚，一下子惊呆了。吓得他扑通一声跪在道光帝面前。惊诧地问道：

“主子，您抽的是鸦片？”

“不，”道光帝毫不在意地道，“这是福寿膏。”

“这福寿膏，名字好听，其实就是鸦片。我大清云南等地出产阿芙蓉，将其果浆提炼，就可制成鸦片。此物吸食，极易成瘾。久食鸦片之人则肩耸项缩，颜色枯槁，奄奄如病夫，直至毒入髓骨，中毒而死。”

“有这么可怕吗？”道光帝推开了烟枪。

“臣岂敢妄言，”王鼎继续谏道，“鸦片之害，先皇早已知之，雍正七年就有《禁烟法则二十条》颁行天下。嘉庆朝也多次颁旨严禁鸦片。如今外国人在广州的鸦片走私十分猖獗。臣民吸食者日众。长此以往，将使我大清财富外流，国民均弱。”一席话说得道光帝如梦方醒。突然站起身来，举起烟枪，摔在地上，坚决地道：“爱卿金玉良言，我铭记于心。从此与鸦片决绝。”

“主子圣明。”王鼎满意地笑了。

“常永贵。”道光帝突然喊道。

“奴才……在。”早已吓白了脸的常永贵听见主子喊他，吓得扑通一声跪倒在地。

“你明知鸦片之害，为何还蛊惑朕吸食，是何居心？来人，给我拖出去，乱棍打死。”

“主子饶命啊！”常永贵瘫倒在地哭着求饶。

两名大内侍卫立即架起常永贵往外就走。

绮儿闻讯赶来，忧虑地道：“主子没有人侍候怎么办？”

“这个好办，”道光帝道，“明日命沿途驿站飞报京师，再差一名就是。”

大雨下了一夜，天亮时总算是停了，道光皇帝刚用完早膳，侍卫张乘风进来问道：

“主子，是不是等路干了再走？”

“不，还是赶路要紧。”前面不远就是黄河，下了这么大的雨，道光帝想看看那里的情况。

一行人马不顾雨天路滑又上路了，走了还不到一个时辰，车子却走不动了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道光帝撩起轿帘问道。

“回禀主子，前面有人拆桥，过不去。”张乘风急忙走到轿前道。

道光帝往前面一看，果然有十四五个汉子正把桥上的石头，一块块往路边抬。

这时，王鼎已经下了轿子，来到道光帝面前道：“主子，让老奴去看看。”

王鼎带着张乘风来到前面，走到一个高个子壮汉跟前。王鼎问道：“你们为什么拆桥？”

那高个子正吃力地抱着一块石头，没好气地道：

“你说谁拆桥？”

张乘风一听，这人倒挺横，他来气了，大声叫道：“我们说你呢，

你把桥拆了，我们主子过不去，耽误了大事，你吃罪得起吗？”

高个子一听他好大的口气，毫不示弱，大声地说：“你们主子再大的事，也没我们的事大。”

王鼎也有点火了，说道：“这桥是官家所有，你们私自拆毁，是要犯王法的。”

高个子可不吃这一套，故意气他们：

“啥子王法不王法，我们今天就是要拆桥。”

几个人说话的声音都大，道光帝听得清楚，心想：这些刁民真是胆大妄为。立即对身旁的内侍李铁腿道：“把他们为首的抓起来送保甲局去。”

李铁腿遵旨，立即把道光帝的旨意告诉了张乘风，张乘风就等这句话呢，一伸手抓住高个子的肩头，手上一用力，高个子立即妈呀一声坐在地上，张乘风厉声问道：“说，谁让你们拆桥的？”

高个子也是个硬汉，咬着牙一声不吭。其他十几名壮汉一见，一齐举着拳头扑过来。却被李铁腿三拳两脚打得滚的滚，爬的爬，再没有人敢上前。

张乘风手上又加了两成力，大声问道：

“说，谁让你们拆的桥？”

“我！”桥对岸有人高声回答。

张乘风等人抬头看去，只见桥对岸走来一位四十左右，举止庄重的绅士。此人身材高大，青色的长袍下摆溅满了泥水。他走到桥边，脱掉鞋子，用手提起长袍的下摆，涉水到了对岸。

王鼎一看，此人好面熟，似乎在哪里见过，一时却想不起来。

见他来到面前，便道：“是你指使他们拆桥的？”

“正是在下。”那人点头道。

站在一旁的李铁腿一听，立即走到近前，揪住那人的袍袖喝道：“走，到保甲局去。”

被张乘风揪住的高个壮汉立即大声道：“大胆，他是朝廷命官，你们敢无礼！”

众人一下子都愣住了。

那人爽朗地一笑，双手一抱道：“下官林则徐，新任的淮海道。”

那十几名壮汉一听，呼啦一下跪倒在地。

“原来是林大人，小民多谢林大人帮助引退大水。”

王鼎这才想起林则徐是嘉庆十六年他当主考时中的进士。因为是为皇上微服巡视，他也不能暴露身份，只得一拱手道：“原来是林大人，失敬。”

林则徐这才道：“几位请不要误会，下官并非有意拆桥，阻断交通。实因下官赴任途中，路过此地，在前面叫朱仙庄的村里投宿。昨夜一夜大雨村里积水二尺有余。部分人家屋里已经进水，十分危险，乡民只得筑坝排水。下官观察四下地形，村庄最高，照理不应有这么多水。便命长随李跑一大早去四周查看，果然发现这座桥塌陷，堵住水路。李跑即回村招呼乡民清除毁桥，疏通水路。下官也叫乡民抬来跳板，暂搭木桥。”说完用手一指，众人一看，果然有几十名乡民抬着跳板向这里走来。

“林大人真是爱民如子！”道光帝不知何时下了车轿，站在众人面前道。

因为路上泥水太多，车马难以行进，道光帝决定当晚住在朱仙庄。

用过午膳，道光帝看了一会儿书，觉得闷得慌，便信步出了客栈。张乘风急忙远远地跟着。

这是个典型的乡下小镇，两百多家农户簇拥着几家小商号，最热闹的是眼前这条约七八米宽，四五百米长的巷子，这就是所谓的街道。即便是这最热闹的街上，也只有断续的行人在商号、店铺间走动。

“这位爷，是您呀！”道光帝正漫无目的地逛着，忽听前边有人说话，便循声望去。原来是那个高个子壮汉，林则徐的长随李跑正在向他打招呼。道光帝心思一动，何不借此机会找那林则徐谈谈。于是应道：

“是我，呆在客栈嫌闷得慌，出来走走。你家老爷呢？”

“我家老爷正在屋里看书呢！”李跑说着用手一指身旁的一家客栈。

道光帝一看，房门口只有一个小书僮在玩耍，便道：“烦你通禀一声，我想拜访你家老爷。”

“您等着。”李跑答应一声，飞快跑进客栈，一会儿跑过来，忙道，“这位爷，我家老爷有请。”

道光帝进了客栈林则徐的房间，林则徐急忙吩咐书僮：“小五，快给客人看坐。”书僮小五侍候道光帝坐下，献上茶来，林则徐开口问道：

“客人贵姓？”

道光毫无准备，匆忙答道：“敝……姓黄。”一眼看见林则徐面前放着一本《筹河筹漕篇》，忙引开话题。

“林大人并非河道官员，为何要钻研治河之道？”

“为官者，当爱惜民命，何分河官、粮官，林某看到每年汛期一到，黄河、运河、淮河、永定河洪水决口，暴雨成灾，民房被毁，田禾被淹，成千上万的灾民四处逃难，嗷嗷待哺。朝廷赈济有限，再加上一些贪官污吏丧尽天良，从中鲸吞，灾民之苦，可想而知。林某虽不是河官，却想研究治河之术，以后若做了河官，必尽力整治水患，拯万民于洪水之中。”

“水患不除，民不安生，为人君者，责无旁贷。”道光帝自觉愧疚。

“客官所言极是，”林则徐发现对方表情有异，便道，“看来客官也有爱民之心，以天下为念，实为难得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”道光帝慌忙掩饰道，“黄某虽在京师经商，祖籍却在河南商丘府。每年逢黄河决口，家乡父老皆受水患之苦，黄某故有此心。哪里比得上林大人忧国忧民之心。”

“这位先生，”林则徐突然改了称呼道。“林某此次赴任，本应由山东经江苏直入安徽，因离任期尚早，林某便有意绕道河南，想履勘黄河河床，寻找治理方法。”

“林大人真是用心良苦！”道光帝由衷地赞叹。

“兄台且莫如此称呼。”林则徐微微一笑，摇摇手道。“林某一路上都是轻车简从，微服行走，轻易不想显露身份。兄台就称我老林好了。”

道光帝暗道真是碰巧，两个微服出行的人碰到一块儿了。他本就不习惯称呼这“林大人”，但也不想叫他老林，便不客气地道：“看来你要比黄某年少几岁，黄某索性连这老林也不叫，就喊你小林可好？”

“好，好。”林则徐十分爽快，当即拍手赞成。

这两位，一官一“商”，初次相逢，却十分投机，直谈到掌灯时分。

林则徐吩咐李跑：“快去镇上弄点酒菜来，今天我要和黄兄喝上几盅。”李跑答应着出去。

酒菜备齐。两个人称兄道弟，直喝到深夜才散。

次日清晨道光直睡到辰时才醒，绮儿急忙侍候皇上穿戴梳洗，素娟传来早膳。道光坐在几案前正要用膳，突然打了个喷嚏，剧烈地咳嗽起来，顿时涕泪交流，两颊泛青。绮儿大惊，叫道：“主子怎么了？”

道光帝双手掩面痛苦万分，声音低沉地道：“朕恐怕是烟病犯了。”绮儿吓得抱住道光帝，叫素娟道：“快快请王先生。”素娟飞跑出去。

王鼎慌慌张张地带着张乘风进来。

“皇上是烟瘾犯了，这可是无药可治。只有等烟瘾过去。”

“皇上这样子怎么成，还是让皇上再抽一次吧！”绮儿带着哭腔叫道。

“不，一定要让皇上戒掉。”王鼎坚决地道。

“朕……要……戒掉。”道光帝躺在绮儿怀里双手乱抓，乌青的

嘴唇抖动着说。

“皇上……”绮儿、素娟一齐哭叫着。

过了一会儿，道光帝脸色铁青，口吐白沫浑身痉挛起来。

“这样下去，主子会有危险的。”绮儿哭道，“素娟，快去拿烟枪来。”

王鼎一看皇上这副模样，也害怕起来，不再阻止。

素娟飞跑过来，双手空空。

“烟枪、烟灯全让主子给扔了。”

“死丫头，快……快叫人去买。”绮儿气急败坏地骂道。张乘风一听，急忙飞跑出去。

王鼎摇摇头道：“这样的小镇，恐怕买不到。”

张乘风在镇上跑了一个遍，果然没有买到。

道光帝这时已经昏迷过去。

绮儿、素娟抱着道光帝大哭，王鼎等人急得满屋子乱转。

突然，内侍李铁腿进来道：“林则徐求见主子。”

“都什么时候了，给我轰走。”张乘风没好气地道。

“黄兄怎么了？”林则徐已经走了进来。他在外面听见屋里有人哭叫，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便不等通报，直闯进来。

“黄兄这是烟瘾发了。”林则徐几步走到道光眼前，语气肯定地道，“我房里有断瘾药丸，服下去，一个时辰就能见效。”

绮儿一听，如遇救星，忙道：“林大人快去拿来。”

“我去拿。”张乘风识得路，立即飞奔出去，即刻取回。

林则徐接过药丸，叫素娟端来一杯开水，亲手给道光服下。

一个时辰之后，道光帝脸色泛红，渐渐苏醒过来。

“主子总算好了。”绮儿终于松了一口气，道。“多亏林大人赠药。”

“林大人赠药？”道光帝从绮儿怀里坐起身来看着林则徐不解地问。“小林，你赠什么药？”

“老爷刚才烟瘾犯了，可吓人了。多亏林大人及时给您服下断瘾药丸，您这会儿才好。”素娟替林则徐答道。

“你怎么有如此灵丹妙药？”道光帝大为惊奇问林则徐道。

林则徐谦虚地道：

“哪里是什么灵丹妙药，只不过是林某邀请福建老家的一些名医配制的一种戒除烟瘾的药。福建地处东南沿海，洋人走私到广州等地的鸦片，经烟贩运往福建各地，林某家乡候官也是鸦片泛滥，吸食成瘾，以致家破人亡者比比皆是。林某每每看到那些三分像人七分像鬼的瘾君子顿感痛心疾首。为帮助人们戒掉毒瘾，就邀请了当地名医配制了这种断病瘾丸。经过推广，戒毒效果不错。像黄兄这样中毒尚浅的，只须再服三至五次断瘾丸就可彻底戒掉毒瘾。”

“黄某可要全靠这断瘾丸了。”道光帝赞叹道。其实是对林则徐的褒扬。

林则徐站起身道：“黄兄，林某还要起程赴任特来告别。”

“你等一下，”道光帝笑道，“你不是想做河官吗，我有个朋友做京官，想请他给你走走门路。到时候，我去找你，你可不许推辞。”

“黄兄真会说笑话，林某想做河官，却不想走这种捷径。”林则

徐说完，告辞而去。

道光帝也想启程，怎奈身体虚弱，加上初戒烟瘾，极易感冒，只得暂住几天。

午后，老天又哗哗下起雨来。这雨越下越大，后来简直是一个劲儿往下倒，一直到第二天清晨才渐停。

道光半躺在床榻上，看着檐下的滴水发愣。绮儿在旁边说着什么，他一点儿也没有听见。

“雨下这么大，黄河堤防是不是安全？”道光帝自言自语，忧心忡忡。绮儿双手合十道：“老天保佑大堤安然无恙。”

突然，外面传来一阵嘈杂声，道光帝惊问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张乘风急匆匆跑进来道：“禀主子，镇里纷纷传言，黄河大提要保不住，乡民正准备逃难。”

“啊，”道光帝一下子坐了起来，“王先生呢？”

王鼎正好进来，禀道：“主子，据说镇上有人从堤上来，说黄河已超过警戒水位。”

“快走。”道光帝催促道。

“遵命。”张乘风答应着出去。

车夫扬起鞭子，马车往北驶去。

“停住。”道光帝突然大声喊道。

张乘风忙问：“主子有何吩咐？”

“混账，”道光帝生气地骂道，“我是要到大堤上看看，谁让你们往回走！”

“奴才该死。”

马车掉头南去，一路上逃难的人群扶老携幼，牵牛赶羊，哭叫连天，汇成一条长长的队伍，慢慢地向前蠕动。

因为一路上灾民不断，路又泥泞难行，道光帝一行，走了两天才来到黄河边上。

黄河大堤，犹如一条长龙蜿蜒伸向远方。狂暴不羁的河水，裹着大量泥沙，滚滚而下，如巨兽般扑向大堤。这里由于长期泥沙淤积，使得河床比堤外的庄稼地高出几米，真是“河在树稍流，船在房上走。”全靠这条长龙般的大堤挡住肆虐的河水。

二十多里长的大堤上，二百多名治河民工，稀稀落落地散布在各个薄弱的堤段。一名六十多岁的老人，穿着溅满泥水的旧官服，扛着根碗口粗木桩，跳到冰凉的河水里，指挥着几个粗壮的汉子打桩，运送沙袋，加固着河堤。

道光帝站在河堤上，一声不响地看着。河堤终于加固了，老人爬到岸上，哆嗦着像秋风中的落叶，为了御寒，双脚不停地跳动着。

道光帝轻轻走到老人身边，亲手脱下外罩披在老人身上。老人转过身来，感激地看着眼前这位衣着华贵，相貌不俗的中年男子。

“老人家尊姓大名？”道光帝温和地问道。

“他是我们这里的老河务总管，人称老根治。”一个汉子抢着回答。

老人忙答道：“小老儿王根治，是商丘县的河务总管。”

“王总管，以您看来，大堤会不会有危险？”道光帝问道。

“恐怕很危险。”老根治道，“今天，水位已经超过警戒水位一尺